

## 路是人走出來的

前期綠杏刊登的「我在鹿大第二外科」，可能由於編輯先生們過分熱心修改，因此有些地方「吹得過火」，使我感到對同學、師長們有點過意不去，而不太敢再提筆獻醜。但再幾次接到編輯們的來信，那種誠懇為校的態度，便使我感動得不得不再貢獻自己的經驗，供作在校同學們的參考。

我是民國五十八年三月，以教育部留學生護照，前來日本留學的。一到日本，首先便感覺到在語言上非常吃力。同時日本的醫學教育尚採德國方式，大部分的學說仍根據德國派的說法，因此在演講、講義和病理方面，應用德文的機會遠比英文為多。甚至在日本東京一帶，有些地方還採用法文或俄文，但這些並不是正統的，不必太擔心。

我在去年十月份通過了日本國家醫師檢定考試，和麻醉師執照考試（麻醉藥取扱，執照）後，便具有雙重身份，即一方面是鹿大醫學部附屬病院的留學生，另一方面是該附屬病院的外科醫師。其訓練的課程，前兩年是一般外科，後兩年專門外科和研究室工作。當然每年之中，尚需有四個月的期間被醫院派往稍具規模的國立病院或私人醫院出差，一則訓練技術，二則順便「充實」自己的腰包。這種「出差」是屬義務性質的。在平時，有時也會被派往市內或市外的醫院作麻醉工作，或幫忙開刀。

醫院方面爲了要我們爭取時間和節省包車費，規定每個大學病院內的醫師均得要會駕駛汽車。我的駕駛技術，在台灣時尚稱馬馬虎虎，但是一到這

裏，馬上覺得太不行了，只得再抽空學習。

記得剛到此地在尚未取得外國人醫師執照時，生活非常困難，連自己都養不起。但是拿到執照之後，接著便由教授替我申請到獎學金，加上自己的收入，每個月新台幣一萬元左右，還算不錯。

至於畢業後，到日本還是去美國，我不敢說那裏較好，但如果以我們所受的醫學教育和教育部留學考的留學國語文考試來比較，則去美國比較能順利通過。並且到國外，以日文和德文來表達自己到底比英文要困難得多。

最後，一般在校的同學們常以北醫未有附設醫院而悲傷。但，據我所知，國外便有許多有名的醫學院是沒有附設醫院的，實習醫師們得到處打遊擊。何況能進入北醫的學生，大部分的素質都相當優秀，路是人走出來的，杞人憂天的結果擔心別誤了自己。

最後欣聞 母校創校十週年紀念。謹在此預祝北醫前程似錦，青山永在，綠水常流。

1970.3.29 青年節於日本

日本鹿大第二外科 ■ 朱正吉